

新观察·年度综述

2014年儿童文学:

瞩望高峰 不断成长

□李东华

2014年的儿童文学继续保持繁荣态势,少儿图书销量同比增长依旧超过10%,而儿童文学则占据了少儿图书市场的43.62%。然而,经受过市场化和新媒体崛起冲击与洗礼的儿童文学更加成熟和理性,在这一年出现了清晰的转向:从关注量的扩张变为更重视质的提升,并形成了明确共识:创造精品才是儿童文学能够持续发展的根本。在这种理念的指引下,年内原创儿童文学呈现井喷式爆发,取得丰硕成果。

“艺术坚守”和“大众感动”

2014年上海国际童书展期间举办的“瞩望高峰:向中国经典儿童文学致敬”论坛印证了儿童文学作家们重归经典化写作的自觉和努力。正如“曹文轩·丁丁当当系列”图书发行200万册国际研讨会”所总结的,“艺术坚守”和“大众感动”之间并不是对立的,相反,对纯真、美好的文学理想的坚守,正是能够抵达千千万万读者内心的最佳路径。

而2014年的儿童文学作家们正是在对童年精神的不懈探索中,对真善美的执著守护中,坚持“向经典致敬”的写作方向,通过不同角度的勘探和发现,讲述丰富多彩的中国孩子的故事,见证了中国少年儿童精神世界的活泼、丰饶和宽阔。

年内涌现出一批具有深切人文关怀的长篇小说。曹文轩的《枫林渡》、祁智的《小水的除夕》、薛涛的《九月的冰河》、殷健灵的《天上的船》、韩青辰的《小证人》、汪明含的《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于立极的《美丽心灵》、三三的《我和铁车》、彭学军的《浮桥边的汤木》、星河的《你才是那只小白鼠》等,以广阔的题材、形式的多样深刻观照了来自不同地域、境遇各异的少年儿童的心灵成长;徐鲁的《罗布泊的孩子》、李东华的《少年的荣耀》、李秋沅的《木棉·离歌》等流露出浓郁的故土情结和家国情怀;金曾豪的《凤凰的山谷》、黑鹤的《血驹》、牧铃的《血燕》、常新港的《一匹脾气倔强的马》等展示了动物小说写作强劲的创造力,其硬朗、野性的风格,是对英雄主义精神的召唤,也是对重建少年儿童和大自然之间密切关系的热切期待。

散文写作突显了量少而质精的特点。殷健灵的《爱:外婆和我》、朱赢椿的《虫子旁》、陆梅的《沿途》,关乎日常、关乎亲情、关乎心灵,是人与人、人与宇宙万物的凝神交集,以虔诚的心情传播着对爱和美的感动与感悟;“中国百年个体童年史(九册)”则以童年的视角和个体的经验折射出百年中国时代变迁和人情风貌。在童话写作中,刘海栖的《爸爸树》、汤素兰的《开心猫奇遇记》、张玉清的《鼠洞奇遇记》、曹文轩的图画书《烟》等以飞扬的想象力,或幽默或唯美的语言,书写了少年儿童的幻想精神和游戏精神。在儿童诗方面,金波主编的《中国梦之歌校园朗诵诗》包括了祖国篇、校园篇、亲情篇、自然篇、成长篇、未来篇等6册,展现了中国孩子们的梦想与憧憬。

“品牌化”和新势力的崛起

2014年的儿童文学继续坚持“品牌化”、“系列化”的策略,曹文轩的“我的儿子皮卡”系列、杨红樱的“淘气包马小跳”系列、“笑猫日记”系列、张之路的“会飞的狗”系列、秦文君的“王子的冒险”系列、王巨成的“震动”系列等均有新作问世,而老作家金波推出了《点亮小橘灯》——金波80岁寄小读者,儿童文学大家们以其丰沛的文学能量为后来的写作者立起一道值得仰望的标杆。

“60后”、“70后”儿童文学作家们在这一年也展示出活跃的写作姿态,已渐成儿童文坛的中坚力量;而“80后”、“90后”则显示了令人惊喜的创作潜力。年轻作家们已经形成值得关注的儿童文学新势力,他们在艺术上大胆而新异的实验和探索,他们既具有世界性眼光,又和本土传统文化血脉相通,为当下的儿童文学带来了新鲜的审美经验和清新的气息。

翌平的科幻小说“燃烧的星球”系列、王勇英的乡土小说“弄泥”系列、余雷的儿童武侠小说“笨侠号令天下”系列、陈诗哥的长篇童话《童话之书》、张国龙的长篇小说《老林深处的铁桥》、舒辉波的长篇小说《飞越天使街》《心里住着好

大的孤单》和他的短篇小说集《小时候的爱情》《十七岁,花要开》、夏无双的图画书《卡普与卡普》等,以及中少社的《儿童文学》金牌作家书系、“淘·乐·酷丛书”推出的徐玲、吴梦川、梁慧玲、顾抒、赵菱等年轻作家的新作,都从不同的方向扩展和丰富着儿童文学的感受空间和表现能力。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绿拇指精品童书”集中推出了儿童文学新人们的短篇小说,孙玉虎的《我命中了一枪》、两色风景的《天外天的礼物》、小河丁丁的《我本来可以大侠》、冯与蓝的《不让一个南瓜掉队》等,充分利用了短篇小说的轻捷灵敏的体裁优势,显示了短篇创作虽不受市场青睐,但它依旧处于儿童文学思想和艺术探索的前沿。

跨界写作的热潮和“走出去”的突围

让儿童文学走出封闭的小圈子,把它放置到世界儿童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的参照系内来考察,是年内引人注目的现象。

名家们跨界介入儿童文学写作,让儿童文学能够更充分地从当代文学的整体经验中汲取写作资源,是2014年儿童文学的一道亮丽风景。6月,《人民文学》推出了儿童文学专号,马原的中篇小说《湾格花原历险记》、张好好的长篇小说《布尔津光谱》,再加上名家短篇小说、散文和精选的诗歌等,本期总题为“中国梦·成长质地”。杂志主编施战军在卷首语中说:“年初,编辑部曾邀请中国作协儿委会的部分在京专家,回顾本刊将近65年来发表的一系列少儿文学名作,并帮助我们出主意和组稿。大家共同的意向是,要有孩子和大人都能看,对人生有启示、对人心有慰藉的作品。国际儿童节到了,我们把历经半年努力做成的这一本杂志,呈给小朋友和大朋友。”

张炜在推出长篇儿童小说“半岛哈里哈气”系列之后,今年又出版了《少年与海》,女作家虹影也首次推出了自己的儿童文学作品《奥当女孩》,这些作品以对逝去童年的诗性回望,把个体经验提炼为可与今天的孩子亲密交流的共同话语,为儿童文学提供了更多的艺术可能性。

如何让中国的儿童文学“走出去”是2014年的一个热点问题,并且在实践中积累了很多有效的经验。如中少社推出了朱自强的《中国黄金时代的儿童文学作家》,这是中国首次用英汉双语的形式图文并茂地向世界介绍自己的儿童文学作家。正如评论家方卫平指出的:“‘回到艺术本身’是中国儿童文学‘走出去’的根本支点,把‘走出去’作为一个进行自我比较和反思的契机,站在世界性的角度来考察和思索我们自己的写作。这样,走出去的焦虑就有可能转变为一种反观自己的勇气,而这份勇气及其实践将在真正意义上把我们的文学带向更高的海拔。”

儿童文学作家高洪波认为:“应该把最好的中国故事写出来,把中国孩子最好玩、最调皮、最童真、最优秀的一面展示出来。我们要有中国特色,让中国儿童文学借助于一系列的平台走出去,代表了我们中国气派、中国精神,也完成了我们这一代作家所应该做的使命。”

走向开阔和深入的儿童文学批评

2014年的儿童文学研究更为迅捷和深入地反应当下儿童文学创作和出版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坚守敢于说真话、勇于担当的批评品格,呈现出客观、真诚、开阔和务实的批评风貌。

方卫平主编的《红楼儿童文学对话: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学新作系列研讨会纪要》一书围绕张之路、沈石溪、彭学军等10位中国当代儿童文学作家的10部新作展开对话,张扬了独立、坦诚的批评精神,为建设严谨、专业的学术探讨制度提供了珍贵的启示。刘绪源的《美与幼童》对幼儿审美心理与想象力的生成做出了科学、有趣的解读,是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的新收获。此外,今年《人民日报》组织了“走近少儿出

版系列访谈”,发表了“坚守少儿出版的精神高地”、“‘天花板’不低,‘门槛’也要高”、“创新当如星星之火”、“儿童文学要执著追求精品,切勿被市场绑架”等5个专题文章,详细探讨了在市场化的时代,如何提升儿童文学作品的品质、如何使优秀的作品也能成为最受小读者欢迎的作品、儿童文学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等问题。并坦率指出“蜂拥而上的出版热潮,似乎暗示了儿童文学的‘门槛’很低,以至于全国90%的出版社都能来踩一踩,然而,每年的少儿图书的精品榜单上,本土作品依然难敌引进版,这似乎又昭示了少儿出版的‘天花板’其实很高,打造精品不容易。”对飞速进行中的儿童文学无疑是一种尖锐而善意的提醒。

事实上,当我们说当下的儿童文学正处于“黄金时代”的时候,与其说是中国儿童文学已经达到的艺术成就的褒扬,不如说是儿童文学生机勃勃的现状让人产生了它能够创造无限未来的美好期待。取得过辉煌业绩的儿童文学,要赢得更多的敬意和荣耀,仍旧需要在艺术上增强精雕细刻的耐心和自觉。正如儿童文学作家张之路所指出的,一些儿童文学图书缺乏孕育的过程,图书出版后没有打磨和考验。同时,儿童文学还需要增强与当下儿童生活的对话能力。评论家方卫平在《从“现实”的童年到“真实”的童年》一文中说:“中国儿童文学对于中国式童年的关注,不应只停留在某类童年生活的现实表象层面,而需要进入这一表象内部,去发现和揭示童年最独特的生命精神,书写和呈现童年最真实的审美内涵。”要达到这样的高度和深度,就要求作家对儿童真正地熟悉和热爱。事实上,作家过于依赖自身的童年经验,从某种程度上也显示了作家对当下儿童生活的隔膜,因此,深入到儿童的生活中去,走到他们的内心之中,对儿童文学作家们来说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此外,儿童文学也需要继续拓展自己的视野,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就像儿童文学作家薛涛所说的,不要把儿童文学仅仅局限于儿童范畴考量,它同样应该是关注人的存在的“大文学”。

金波先生曾说:“儿童文学作家没有衰老,只有成长。”儿童文学也一样,它是一代又一代作家不断超越自我的接力赛,正是因为这种渴望“成长”的激情从未消退,让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儿童文学终将迎来真正的“黄金时代”。

人物志



《神笔马良》成稿于20世纪中叶,1955年发表在第三期《新观察》上,作者是洪汛涛先生,他是20世纪中国一位享有盛名的儿童文学作家,又是一位深孚众望的童话理论家、教育家,还是一位努力运用民族传统风格和民间文学形式创作童话最有成就的作家之一。

洪汛涛有扎实的民间文学和古文学功底,有丰富的人生和社会阅历。他在童话创作上,推崇童话的民族化和童话的现代化相结合,他的众多的优秀童话作品是他理论的身体力行的实践。他的童话富有爱国、爱民的忧患意识,读他的童话必须和写作的时代、社会背景联系起来,和他个人的生活经历联系起来。他的童话有歌颂的,也有规诫的;有快乐的,也有悲愤的。他的童话反映了人民的心声,是时代、社会的主旋律。他的童话主要写人物,他笔下的人物都栩栩如生。他的童话既有深度又饱含哲理,善于以小说大、以物说人、以古说今、以旧说新。

为什么当时洪汛涛能写出这样一部作品呢?

虽然洪汛涛多次在回答小读者提问时说:他写马良,马良不是他自己。但是,大家都知道,任何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是这样,作品里一定有作者自己。

浙江浦江自东汉兴平二年建县,已有1800年悠久历史,这里民风古朴,文化底蕴丰厚,民间文学十分兴旺。洪汛涛就是浦江厚重的传统文化积淀孕育出的杰出作家。他的童年是在贫困和战乱中度过的,自幼喜欢绘画、篆刻、书法,尤其热爱文学。

洪汛涛小时候大部分时间生活于以分销报纸为业的外祖父家。他回忆道:“我的母亲也是一个劳动力,报纸一来,就紧张地工作起来。后来,我渐渐懂事了,每天报纸一来,母亲便给了我一叠报纸,我就坐在工作台一角,安静地看起报纸来。”那时候他只有6岁,还不识字,只会看图画。洪汛涛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每天看报‘自学’,也认识了一些文字。后来,我慢慢能读一些浅近的文字作品,和一些感兴趣的新闻通讯了。”

那时的浦江经济还很萧条,文化也不发达,整个县里没有一家书店,只有这一家“报纸分销处”。后来信息渐渐传开,上海、杭州的一些书局和印书馆,主动寄来一本本图书目录,希望能为他们经销书籍。可是,外公没有更多的资金去营销书籍了。于是,这一本本图书目录,便落到了洪汛涛手上。他在这些目录的书名上,用颜色铅笔做上许多记号,自己最想看的用红笔画上一个圈。他还写好让书局邮购的书单,也写好了信封,只等有了钱就寄去。洪汛涛说:“那时候,我们这号家境不好的穷孩子,是一个铜板的零花钱也没有的,只有在过新年的时候,长辈为了图吉利,给个‘红包’——用红纸包裹的压岁钱,可是凑起来,总也到不了一块大洋的。而且往往不等过完年,又给母亲‘借’去挪作家用。所以,我写好的好几封邮购信,从来没有一封发出去过。我十分希望能看到这些书,可是我没有。我连做梦都想。”洪汛涛没有书看,就一遍一遍地读那些图书目录。他从这些断断续续的图书目录介绍中,知道了一些古今中外的故事,其中他特别喜欢王冕的故事,王冕出身贫苦,幼年白天为人放牛,一边自学画画,晚上则到寺庙内的长明灯下读书,最后成为能诗善文的杰出画家。洪汛涛自己生活清苦,对这样肯刻苦学习的苦孩子格外敬佩,处处以他为榜样,时时以此鼓励自己。

洪汛涛从小识字多,上小学是跳级的。当时钢笔还很稀少,是颇为名贵之物。有的同学衣服口袋里插着一支闪亮的钢笔,那是非常神气叫大家羡慕的事。洪汛涛说:“童年的我,非常想有一支那样的笔,可是我没有。”一次,在都市里做事的叔父,给了他一支用过的旧钢笔。虽然笔尖早已磨粗,笔杆子也漏水,一写字,中指的硬茧上会全是墨水滴,有时不小心还会把衣服的口袋也滴上墨水,可写起字来还是很流利,洪汛涛仍然非常喜欢它。有一回,跳远比赛后,他回家发现这支笔不见了,急得赶到学校,在漆黑一片的操场的沙坑里,用手翻找,手指都磨破出血了,才找回那支笔。后来这支笔一直跟随他走南闯北。

童年的洪汛涛就有一个心愿:“因为我爱笔,搜集有很多笔的故事,我便想到了要写一部以笔为主线的说部。写一个少年有一支神笔所发生的一切故事。”

抗战时期,他漂泊在浙东山区,从淳朴的山民那儿聆听到许多民间口头文学,搜集到不少民间文艺作品。这些丰富养料,不只哺育他成长,也为他后来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自己曾深情地回忆道:“使我得以走上文学创作道路,使我爱上儿童文学,影响最大的,还是书和民间文艺这两位老师。它们无私地、慷慨地、热忱地,以最美的乳汁哺养我。”

确实,如果作者没有这样的生活经历,没有对于国家、民族、人民深爱的爱,没有饱满的激情,是写不出这样的作品来的。在文学创作中,童话也是这样,必得是发之于肺腑的心声,加上文学的技巧和根底,才能写出激励人心的有强烈震撼力的作品。写作《神笔马良》是作家酝酿和准备了许多年的事,一旦提笔,自然一发而出,是下笔即成华章的事。

作者在写马良的时候,没有将他写成“拔高”的英雄。除开那支“神笔”,他就是一个极平常的人。读来很有亲切感,好像马良就在我们周围。《神笔马良》问世后,不胫而走,深入人心。“马良”这一人物,已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常常在我们生活中“出现”。这是一种艺术的渗透力。

具有中国的民族气派,又具有时代精神,幻想和现实紧密而和谐结合,富有哲理味,深刻、隽永、诙谐、辛辣,民间乡土气息浓郁,善于从平凡习见的题材中写出奇特的新意,是洪汛涛童话的显著特色。这一特色,在他的《神笔马良》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洪汛涛在他5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年复一年,孜孜不倦,写出众多精美的儿童文学作品,特别是童话《神笔马良》,不愧是一位为读者所拥戴和尊敬的儿童文学作家。洪汛涛在“神笔马良”铜像落成典礼上说:“我一生没有给世界和人民留下什么财富,只给大家留下了一个‘神笔马良’。”一个作家,努力了一生,能够留下一个形象,这已是很难得的事。何况,“神笔马良”这个形象已为广大人民、一代代的孩子所承认,成为世人所熟知的中国童话明星。

《流浪的方舟》:

对科技理性和人类本性的追问

□方璐

道德良知。人类为机器人植入源自人性的“背叛”病毒,获得了战争的胜利,为了肃清外星基因将为战争作出巨大贡献的辛迪隔离,这类情节的设计无不引人深思。

如果说未来战场的描绘展现了作家刚劲的笔力和天马行空的科学幻想,那么将最终的胜利与人类特有的智慧经验相联系,则显示了作家对科技理性的反思,对人类美好本性的坚守。看似强势的外星文明自有其弱点,落后的地球文明依靠人类的智慧能够发挥出强大的力量。“因地制宜”和“因时制宜”的古代战略思想即使在未来战争里依然能够发挥巨大作用。在虚拟的未来战争中,人类是凭借漫长地球生存经验和古老的战斗智慧获得了胜利,在新型科技耀眼的光芒背后,更为核心的是对人类自身价值的定位,人类在迅猛发展的科技面前需要一颗理性反思的灵魂。

翌平预设了未来世界的三大矛盾:人类与机器人、人类与外星、地球与月球。当机器人获得了生命自觉,当匮乏的生存资源促使战争一触即发,当来自远方的智慧生命寻求新的家园,人类应当如何自处,又该如何以何种价值标准去面对。小说中机器人炽焰即暗示智能机器失控的危险,但当人类面对自愿牺牲的机器人DMAXII,面对亲如兄弟的巨灵神,面对战功累累的幻影战士,粗暴的毁灭指令何尝不挑战着人类的

道德良知。从故事内容来看,充满质感的画面是这部小说带给我的直观感受。不同于大多数科幻对军事对抗、战略部署的避实



短评

《流浪的方舟》:

对科技理性和人类本性的追问

□方璐

就虚,《流浪的方舟》强化了军事作战带来的宏观现场和震撼效果。作者显然对军事技术和战争有着浓厚的兴趣和深入的研究,他笔下的未来战场波澜壮阔,画面感很强。面对飞碟大军,少年战士千雄驾驶着古董战机表现出了高超的技艺,在太空中翻飞腾挪,如入无人之境;围剿外星营救部队时,地面部队全员通过游戏“打野鸭”与实战相结合的方式将飞碟部队彻底摧毁。人类与外星生物的战斗高潮迭起,令人眼花缭乱。未来科技的投入充分放大了冷兵器时代的刀光剑影,电子火炮、精准激光武器、光电空天望远镜等军事科技不断冲击着读者的视觉,天网、时空粒子场物质传输装置、网络管线这些科学幻想成功挑战着读者的阅读想象。有人说,科幻小说最大的魅力就是引起人们无限的好奇和想象,在一个全新的世界释放精神的寥廓,拓宽生命的边界。对于儿童特别是男孩子而言,军事战争与未来科技碰撞出的绚丽火花足以激发阅读兴趣。

翌平预设了未来世界的三大矛盾:人类与机器人、人类与外星、地球与月球。当机器人获得了生命自觉,当匮乏的生存资源促使战争一触即发,当来自远方的智慧生命寻求新的家园,人类应当如何自处,又该如何以何种价值标准去面对。小说中机器人炽焰即暗示智能机器失控的危险,但当人类面对自愿牺牲的机器人DMAXII,面对亲如兄弟的巨灵神,面对战功累累的幻影战士,粗暴的毁灭指令何尝不挑战着人类的

道德良知。人类为机器人植入源自人性的“背叛”病毒,获得了战争的胜利,为了肃清外星基因将为战争作出巨大贡献的辛迪隔离,这类情节的设计无不引人深思。如果说未来战场的描绘展现了作家刚劲的笔力和天马行空的科学幻想,那么将最终的胜利与人类特有的智慧经验相联系,则显示了作家对科技理性的反思,对人类美好本性的坚守。看似强势的外星文明自有其弱点,落后的地球文明依靠人类的智慧能够发挥出强大的力量。“因地制宜”和“因时制宜”的古代战略思想即使在未来战争里依然能够发挥巨大作用。在虚拟的未来战争中,人类是凭借漫长地球生存经验和古老的战斗智慧获得了胜利,在新型科技耀眼的光芒背后,更为核心的是对人类自身价值的定位,人类在迅猛发展的科技面前需要一颗理性反思的灵魂。那些娴熟的技巧、古老的经验、守护的信念,是人类应对充满变数的未来不变的力量之源。

小说对科技理性和人类本性的追问赋予了作品情节之外的重量。生命不息,矛盾不歇,这或许也是小说设置开放式结局的目的。艾莲族人唤醒了月球统治者机器人炽焰,他的回归势必为宇宙争端增添变数,地球与外星与月球的矛盾还远远没有解决。可以预见,这个充满矛盾的科幻故事还将在翌平的笔下激荡出耀眼的光芒,吸引少年读者走进那波诡云谲的未来世界。